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荆襄道歲貢魚腊

丁酉禁民鑄鐵爲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

己亥詔自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上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藝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前鄆州盧縣尉鄆陵許永詣甌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

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鄆城縣令

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吏部尚書致仕陳國

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諡及

立碑以重吾過也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爾兩寨

擊走之浚閔河

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員外郎崇

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在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

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

乙亥以荆南荆門鎮為荆門軍權知慶州史福福未見

言敗戎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

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命福權知州事實錄稱慶州刺史史福蓋

誤也時姚內斌實爲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命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年內斌尋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史福固未嘗眞拜刺史也今改之

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卽以本州判官充

己卯令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爲開寶監

初職方郎中邊珣掌建安權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珣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畜私憾誣告卽反坐之甲申以珣知揚州仍兼權務珣華州人也

戊子禁黃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稽古

案宋史帝紀及宰相表皆作劉

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
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敎改中書門下爲左
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
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鎰爲江
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
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
時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

爲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
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

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
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
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

肇

仁肇事據江南野
錄及十國紀年

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
守信之子也

庚戌置安化軍於密州令海門造船通交州道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

仁浚
未見

知瓊州以儋崖振

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

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

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

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爲道士 穎州龍騎軍校

仇興等醵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

中自有常制何爲若此三月庚午詔穎州出公錢給還

仍切戒之

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

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

乙亥遼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

一寨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甲申詔

所在嚴禁之

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
爲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

三百疋

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

尙循僞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蠲去之每租二十石輸

牛革一準錢五百者

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今附見更俟詳考

罷兩京

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

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造夾

細帳以致煩擾

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

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

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

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供奉官

丙午以水災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

田

陽州團練使兼晉陽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勳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勳為義州刺史禁嶺南

諸州略賣生口

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琦權知晉州事武守琦知

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錄有此特著之更俟詳考守琦見顯德四年無邑里

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廢澄賓潯巒富思

明康繡禹順牢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眞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

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爲災也

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辛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

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

乙巳廢壁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

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

案經瀆猶日經流宋

史記改作詳究溝瀆薛應旂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

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爭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卽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旣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
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
代日以交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

新錄在六月壬辰今從舊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戎行
不邇政術在南曹時爲吏民所訟上念勲舊隱而不行
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
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
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
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

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
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
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義使

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談苑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七女

也當太祖時魏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

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

後族更考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

詔曰頗聞

諸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

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

錢十萬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

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
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今
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旅括率民船給以饋運是可卒
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眾昭輔皇恐
計不知所出乃徑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上
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
義問右知客押衙永城陳從信曰爲之柰何從信對曰
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
於所歷州縣勘給固多疑滯若自起發卽計日併支往
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
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卽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
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